

◀ 长篇报告文学 ▶

山之歌

那木汗 著



长篇报告文学·山之歌
长篇报告文学·山之歌
长篇报告文学·山之歌

长篇报告文学·山之歌
长篇报告文学·山之歌
长篇报告文学·山之歌

辽宁民族出版社

山之歌

辽宁民族出版社

我愿做一穗诚实的谷子，低头向着大地，
向着母亲。

——主人公语

任何人都会有一个闪光的梦，那是人生的追
求。没有了追求，人便成了行尸走肉。

——开篇之歌

也许，有人会说，郇胜只不过是普通人。是的，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芸芸众生里，他像春天的一颗种籽，落在山涧里，就在山涧里发芽生根；落在沃土上，就在沃土中抽枝展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有过童年、少年、青年，以至踏入社会成长为一名蒙古族干部。现在，他早已跨过不惑之年，却未见他有发迹的迹象。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局长，副县级调研员。

郇胜这一代人和新中国一块儿长大。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教导成长。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等英雄人物影响着他们的成熟。闪光的思想，无私的行为，永远照耀着人生的道路，以至为了别人的幸福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人，这个平凡而伟大，简单而复杂的字眼，那是生命的根基，是希望的火焰。郇胜和大家一样，为了人生的追求，甘愿像老黄牛一样辛勤工作。倘若

在急风暴雨的战争年月，我们敢说，郇胜也许成长为真正的英雄。无私的人格，刚直的秉性，清贫的家庭出身都告诉我们，他应当有所作为，应当成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然而郇胜一直在和平环境里学习、工作，他只是和所有的人一样，整天价忙忙碌碌，做着在和平环境里应做的事情。

有人会说，郇胜是个傻子。是的，若用金钱来衡量，郇胜真真确确是个傻子。金钱是好东西，然而他并不曾为了金钱而生活。他可以为一位贫困农民无偿送去上百元的化肥，自己家里却因买不起口粮而到农村老家去拿。他可以为一位老喇嘛做一身得体的衣服，自己却总是穿着那套十年一贯制的旧制服。

他在平静中生活、工作，却不能在平静中设计人生。参加工作 20 余年，先后调动 16 次。有时是因工作需要，有时也有让人难以理解的原因。

可是他并不管什么，他像是个没有记忆的人那样忘我工作。为了一方山水的富饶，为了子孙后世的幸福，他奔波劳碌，夜以继日，忘记了自身的病痛。

用不着各种褒扬的辞句，他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方法，即向世人说明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二

为了寻找老郇的足迹，还得从他的父亲温德吉吐说起。

温德吉吐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和所有的蒙古族老人一样，在他的 70 余岁的生涯里，历尽人间沧桑，如今却依然身体健壮，除了耳朵聋一点，没有其他病。他跟人说话，即便很是和气，那语调却像在发脾气，他自己听不太清楚，以为别人也听

不清楚：

老人像一位哲人一样，坐在老式的木椅上，眼神熠熠生辉。他掰着手指回忆，眉宇间的每一道皱纹都在沁透着当年的深邃。

他说：“那是1947年，是的，就是1947年……”

1947年，那是血与火的年月，是我党我军建立和巩固北阜义根据地的年月。被人们誉为双枪红司令的乌兰同志来到郅胜的家乡，如今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七家子乡旧贝营子村。靠着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情感，靠着对党的事业无比的忠诚，乌兰同志很快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拥护。乌兰同志是当今蒙古民族杰出的女性。她曾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过，是中国共产党在蒙古族当中早期发展的党员之一。当时她担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我党卓东工作团负责人，蒙民十一支队政委。

她像一团火一样点燃了广大蒙汉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和民族解放的熊熊烈火。

温德吉吐老人说：“乌兰同志白天深入各家各户，访贫问苦，晚上就召集大伙开会，发动受苦受难的蒙汉农民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

就是那时候，老人了解了我们的党，了解了革命道理。他积极参加了土改斗争，起初是农会组长，后来入了党，并担任党支部副书记。

老人不但自己投身革命，还动员家人参加革命工作。妻子九月——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农家妇女，在丈夫的动员下，很快成了妇女会的积极分子，并且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积极协助丈夫，挖出了被地主老婆私自隐藏的浮财。

老人的弟弟德吉桑卜，是出家在瑞应寺的喇嘛，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在瑞应寺喇嘛武装队担任班长。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突围光荣牺牲。那年，他才23岁。

温德吉吐老人解放后担任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后来又担任乡敬老院院长，再后来又当主任。在他的一生中，觉得只有共产党才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老人九月，多年担任基层妇女工作，并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她说：“千好万好没有社会主义好，千大万大没有共产党的恩情大。是党救了我们全家，救了普天下受苦受难的广大劳动人民。”她不会忘记，当年她和温德吉吐结为生活伴侣那阵，温德吉吐给人扛活，每天清早天不亮就得起来上山。在家乡过不了，搬到20多华里远的牛心屯去。她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得下地干活。那些苦难的日子，那些流泪的日子，在她70余年的岁月中，永远也忘不了。她说：“好啊，社会主义就是好！”

郜胜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成人。

据说，古代的蒙古族社会是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制为基础的社会。各个部落的所有成员都公认是一个祖先的后代，老郜家是古代泰赤兀部的后裔，强悍奋勇，百折不挠，是从祖先那里遗传下的基因。

泰赤兀部曾是一支强大的蒙古部落，当年曾和成吉思汗一争雌雄。千百年来，这支蒙古家族漂泊欧亚大陆，无数次的血雨风霜，无数次的风吹日晒，其子孙英勇顽强地生活下来了。在郜胜朦胧的记忆中，他的家族总有祭祀天神的传统。当年，天公不作美，一场冰雹将合作社的庄稼打得稀乱。家族中有人提出祭祀上苍，祈求保佑。尽管郜胜的父亲，身为合作社

主任的温德吉吐极力反对，人们仍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郇胜看到了人们的虔诚，看到了生活道路的艰辛。他对父亲说：“祭祀天神有什么不好？”

父亲说：“那是迷信，你小孩子家可别从小沾上迷信呵！”

是的，迷信是沾不得的。郇胜的记忆中，喇嘛念经摇动法铃，间或举起经卷，给在场磕头的人一下一下的“冒特尔”以及拾起小米撒向空中撒“斯日吉默”，满有趣的。郇胜朦朦胧胧地想过：假如真有什么天神能够给世界降福赐祥，倒也不错。

可是父亲说：“天神是没有的，就是有神也不会给劳动人民降福免灾。”

“为什么？”

“不为什么，大了你就会明白了。”

于是郇胜天天盼望自己快快长大。

他在村小念书。地理书上说，我们的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北方有草原，南方有沃野、美丽的湖泊、奔腾的江河，这些都是他向往的，都是他寄于热望的。

他为自己出生在这样美丽的国度而骄傲，也为自己生活在这样和平的时代而欣悦。

他刻苦读书，暗下决心，长大以后要干出一番令世人瞩目的大事业，给祖国的山河增色添光。

《北极星村的孩子们》，是他读过的第一篇小说。他真羡慕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同时也钦佩那些孩子们的远大抱负。

鸡冠山，是他孩提时代的朋友。它那高昂的头，真像一只雄鸡一般长年累月站立在他的家门口。在鸡冠山下就是汤头河，汤头河更是他从小就喜欢的梦幻。冬天里，寒风凛冽，雪花纷飞，他和小伙伴们跑到河水结冻的冰面上打滑出溜，河通子

留下他们那一行行小脚印。夏日里，不管天有多热，太阳多毒，他都和小伙伴们跳进河里摸鱼，打水仗，河面上总是飘飞着他们那一串串嘻笑声。

他希望有一天，他的旧贝营子——这个蒙古族村落也像天边的北极星村一样美好。为之他准备任何时候都要挺身而出，就像叔叔那样，哪怕是献出生命。

隐没在群山之间的旧贝营子是个很有名气的村落。不仅是因为当年乌兰司令从这里指挥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也不仅仅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带头走互助合作的共同富裕道路，这里曾是当年的达尔汉多罗贝勒的府邸。当年，第一代蒙古贞王爷善巴受封清廷，建立了蒙古贞旗，他的府衙就建在旧贝营子。

寻找当年的足迹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单从“旧贝”这个字眼来了解这个山村的历史。当然也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民间传说。郇胜就记得有个故事说：当年汤头河发大水，牛一样大的石头被冲下山崖，冲进河通子在汹涌的洪水中滚动。任是河通子有多宽阔，洪水就如发疯的巨龙片息不停地翻来滚去。岸上的树木被吞噬了，成片的草地被吞噬了，生长的庄稼被吞噬了。那洪水很快就逼近贝勒府邸，偌大的宅院里滚进了洪水。滚滚的巨浪夹着一块块石头将贝勒府衙的红漆大门冲倒了。全府上下人心慌慌，贝勒等人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是怀抱皇上赐给的封印从后门逃到了山上……

也许这不是传说，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丝一毫有关鬼神的事情，也许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如今的旧贝营子连贝勒府的痕迹也不见了。

贝勒逃走了，洪水仍然不断地往上涌，一座座民房宅院眼

瞅着就要被洪水吞噬卷走，惊慌的人群中走出一位老喇嘛来，他手中摇动法铃，口中高声咏诵佛经，最后冲洪水撒去一把稻米。说来也奇，那洪水当时就退了，留下了旧贝营子村前乱石滚滚的河滩……

故事终归是故事，但传说故事里的喇嘛，在郜胜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想，长大后，他也要像那位令人钦佩的喇嘛那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要为人们做更多的好事，将洪水退下以后留下的乱石河滩改造成肥沃的耕地，种上能结出十个穗子的玉米，种上能榨出香油的高粱，让全村人都过上好日子。

有时候，他真的会梦见那宽宽的河滩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高粱叶子闪着光亮，高粱穗子沁着油香。——他是农民的儿子，他的直观总是想到庄稼。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那股支撑生命的力量正是上古以来上苍赋予人类的农本基因。

农业养育人类，养育社会。没有农业的日子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他不曾想过，连他的父亲温德吉吐也不曾想过。

温德吉吐想的是如何才能打出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祖国要发展，已经制定了初步走向工业化的基本方针。作为一名农村党的工作者，他由衷地拥护党中央的路线。他说：“跟着党走没错。”

三

回忆当时的情景，郜胜不无慨叹。他说，在他的记忆里，农村生活很困难，漫说是电灯电话，连油灯也经常断捻。一到晚上，豆粒大的灯光下，母亲眯缝着双眼一针一线地缝补。一家

老小全靠她那一双结着硬茧的手穿衣吃饭。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得起来生火做饭。等到饭做熟了，一家老小才忙着起来。

不过那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就不复存在了。温德吉吐老人总是小鸡一叫就起身去农业社，他要安排一天的事情。母亲也不再早起做饭，因为家里缺粮，她的头一件事就是挎上柳条筐上山剜菜。

几个孩子在家中睡到天亮，尽管肚子饿，谁也不说要吃饭。郇胜总是端起水瓢喝一气水，然后背上书包去上学。

艰苦的日子磨练了他，——明明是苦，他并没有什么察觉。因为爸爸妈妈总是说，即使有时吃不上饭，日子紧吧，比起给家人扛活做月当牛做马强。

“扛活是什么？做月是什么？”

郇胜忽闪着明亮的眼睛，盯着爸爸的脸。爸爸摇着脑袋不作声，母亲抢过话头，说：“扛活就是给人家支使，做月也是给人家支使，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要不人家就不要你了。”

“不要不更好吗？为什么死气白赖地叫人家支使呀？”

“咳，你不知道，那阵子咱穷人没地，没地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饭吃，没饭吃就得饿死，懂吗？”

“.....”

“地是地主的，穷人要给地主干活，听地主支使，才能换来粮食养家糊口。”

“.....”

“摊上心眼好点的还可以，摊上那些昧心眼的人家，你就遭殃了。唉，别说这些了，说这些心都会流血。”

妈妈伸出手来，轻轻地抚弄他的头发。

他以为妈妈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不曾想妈妈并没有说下去。

他说：“地主不是好东西，我们书上的周扒皮半夜学鸡叫，还打人。”

妈妈点点头，没说话。

“妈妈，你说嘛！地主为什么打人？”

“地主心狠，心狠呀。”

“为什么心狠呀？”

“长大你就知道了！”

邵胜更急着快快长大。

他想，既然爸爸妈妈都这样说，长大了一定会明白，一定会了解许许多多的事情，能干许多许多的好事、大事。

邵胜的老师王玉田说：“当时，邵胜在学校很吃苦。哥仨、姐五个，家中人口多，直到念中学还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

邵胜说：“漫说是衣服，连鞋也没有好的。看别人穿球鞋，我也想买，爸爸硬是不给买，我哭了，妈妈劝我，叫我等到秋后生产队开支以后再买。可是那年庄稼欠收，球鞋就没买成。”

王玉田说：“别说是鞋，有一回考试，邵胜没带饭，晌午头休息时看人家吃饭，他就偷偷躲到一边去了。我看他的样子很可怜，就领他下馆子吃了一顿馅饼。你说他吃多少张？整整七张！看他的样子仍像没吃饱，我就让他放量吃，他说，他早晨都没吃饭，还是昨天晚上吃的面糊涂，根本不抗饿。我说，那你就往饱了吃吧！于是他又吃了三张饼……他呀，学习成绩非常好，我教他们班的几何，每回考试他都得满分……”

邵胜说：“那时候，一到夏天家里就缺吃的，每天两顿饭，早饭是玉米面饼子，一家人吃剩下的，我就带着上学，不剩下

我就没带的，一天上学走16里路，放学回来肚子饿得直叫。唉，有什么法子？那阵全国都缺粮，全国都在挨饿呀……”

邵胜说的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王玉田讲的是刚刚度过困难时期的情形。

困难，困难，还是困难！——在邵胜求学的阶段，家中的日子没一天宽绰过。他买一支笔还要左掂量右盘算，生怕家中没钱。

他记得，他考入阜新市蒙古中学，是父亲用一头毛驴送他去上学。

翻山越岭60多里，他们整整走了多半天。

路上，邵胜看着荒山秃岭，看着崎岖不平的石头山路，因为考上学而喜悦的心情，变得沉重了。

在这之前，他从没走出那一块山洼。他的世界就是汤头河边的山洼，还有那一连串的大小村落。

他曾以为世界全是这个样子呢，即便在地理书上说，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有一望无边的平原，他也没在乎过，他以为，光有平原没有山是不完全的世界。

现在看来，光是有山没有平原或者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山和没有利用好的平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爸爸牵着毛驴一边走，一边叮咛他：“念书是好事，千万要念好，要不好事就变成坏事了。”

“嗯……”

“国家需要有学问的人，只有学问深的人才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嗯……”

“现在国家困难，咱家也困难，你在学校一定要俭省，一

定！懂吗？”

“嗯……”

“你老是嗯嗯的，你可记住我的话？”

“嗯……”

“你说我都说什么了？”

“嗯……”

父亲很想发脾气，可他忍了，又不厌其烦地从头说：“念书是好事……”

郇胜看着路上的一块一块迎面而来的乱石头，心里像有多沉的东西似的，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成为一名科学家，修出很多很多的路，叫人们走在路上，再也不用担心叫石头硌脚了。

他的心灵深处萌生了好好念书，将来考大学，成为有学问的科学家，用自己学到的本领为家乡人民和普天下所有的劳动人民造福的决心。——这就是郇胜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从大山深处的旧贝营子来到阜新市，度过了整整3年的求学生涯。

回忆当时的情景，郇胜总是说：“父亲用毛驴送我上学，我们一路走着，60多里山路，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可是，我的心情是愉快的，脚步是轻快的。倒是毛驴走累了，人不催促它，它就不想走……”

一个山村蒙古族的孩子就这样走出山的怀抱，走向了世界。

四

人们常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精彩的是些什么呀？归来归去没有别的说，精彩的是人。世间万物人为宝，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邵胜生长在山区，大山的性格，大山的灵性，注入了他的每一根神经链条。他在学校里接触的是来自全地区四面八方的同学，课余时间走出校门看到的是这个煤电之城川流不息的人群，每一个面孔，每一声话语，在邵胜看来都很亲切，很和善。

鸡冠山下流淌的是汤头河，汤头河边的孩子就像是汤头河水，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滋润土地，养育生命。邵胜在班里当干部，和每一位同学亲密相处。由于家里困难，他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早在小学时期，他曾梦想的球鞋，直到现在也没买成。他了解到，不只是他家庭困难，大多数同学的家境都不怎么宽绰。他就发动勤工俭学，星期日组织同学们出外找活干。

煤电之城的大小街巷，一到星期天总会有邵胜和同学们的身影，——他们为住户送煤、送劈柴，一切能干的全干。再有一些厂矿企事业单位，有什么活，只要叫邵胜知道了，决不会放过。他们是一群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人们说，矸子山拣煤可赚大钱，只是要加小心，别叫卸矸子石的电车碰了。

矸子山是雄伟的，矸子山也是喧嚣的。——一切到过矿区的人，无人不为矸子山而惊叹。那黑灰的峨峰，那陡直的斜坡，那是矿区的奇迹。

邵胜和同学们来了。

在一列列电车的弧光里，在一阵阵卸车的轰鸣声里，他们的身影晃动在立陡的矸子道上。

很早很早以前，当人类刚发现煤是可燃物的时候，原本是见到自然燃烧起来的煤块才知道的。煤块是可燃物，煤块在强大的压力下，经过沧海桑田的变换而形成。然而，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空气里，煤就自动燃烧起来。

矸子山上，一处处的火焰，那是残存在矸子石里面的煤块在自燃。拣煤人专门找那些正在燃烧的地段去，准会拣到许多煤。

煤矿上也有专业拣煤的，在各个卸矸子石的地段，常年累月，总有专业队在辛勤工作。如是，邵胜和同学们的拣煤便成了违法。守护矸子道的警察、拣煤队的工人，随便矿上的什么人，都有权抓他们，罚他们——不但收缴他们的拣煤工具，还要恶狠狠地责骂他们，甚至要他们写检讨书，表示悔过云云。

邵胜不吃这一套，他认为，煤是他自己拣的，在按劳取酬的社会里，既然有付出就得有收获。

他据理力争，看守矸子道的警察说他无理取闹。他却说警察无理取闹。警察没办法，不写检讨书、不认错就把他们关起来。

他们喊，他们闹。

警察就像聋子一样纹丝不动。

没有法子，他们就打破玻璃窗子跳窗逃掉了。

回到学校，他们都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

邵胜却说：“我们去拣煤，是为了交伙食费，为了买学习用品。”

老师说：“那也不能私自去拣煤呵！私自去矸子山拣煤，出

了事咋办？”

对呀，出了事咋办？

邵胜心中一激愣，呆了一会儿，忽然对老师说：“老师，如果我们带着介绍信，全班集体去拣行不行呢？”

老师睁大眼睛看着邵胜，笑了。

时隔不久，他们就像专业拣煤的工人一样，排着队前往矸子山……

邵胜是组织者，又是领队的。

那位看守矸子道的警察像迎接老朋友一样迎接邵胜。邵胜也像对待老朋友似的，有什么事总要跟他商量。

警察说：“看不出你这么点年纪，长得这样精灵。”

邵胜说：“这是穷逼的嘛！”

是啊，一个穷字逼得举国上下总是无法安定下来。上头不断地开会，下边老百姓饿着肚子跑盲流。

和邵胜一块念书的几个同学，看到关里关外，天南地北的盲流找个单位就干，干得还很有滋味。有的还在籍成了正式工人。他们的心活动了。他们也想跑盲流，省得念书起伙给家里添负担。

他们找到邵胜商量，邵胜说：“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念完，念不完书，怎么对得起家人呀？”

大家说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跑盲流赚钱，不但不花家里的钱，还要给家里寄钱，怎么对不起家人呢？

邵胜说：“家人要我们念书，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现在扔下书不念，家人不是太失望了吗？”

“照你这么说，念书还真有用，只是这书念起来也太难了。”

郇胜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功学习，敢于克服困难，没有办不成的事。有句话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

大家没有话了。

郇胜的话反倒多了，他滔滔不绝，讲过从前又讲到现在，讲过国家又讲家庭，讲过城市又讲农村，讲过边疆又讲内地。他像一位演说家，让听的人只有听的份，一句话也插不上嘴，那可真是筛粘米面的箩——迷住了。

念书，将来上大学，成为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郇胜的追求，就像冉冉升起的红日，也似闪闪生辉的灯塔，在他的心中点燃起七彩霞云，为之，他不怕任何困难，为之他矢志不渝。

尽管很想家，假期他也不回去，愿意留校一边护校一边打工，挣了钱好交伙食费，又能看点书，好成绩上更添好成绩。——郇胜以为，别看国家穷，将来的日子是富有的。将来……将来是什么日子？

郇胜说：“那个时候的将来就是今天！今天多好，多带劲呵……”

他为今天的生活无比欣慰，他为今天能为家乡人民辛勤工作无限情愿。当然，今天的他，不是当年的他。可是，今天的他，依然还是那个跑在汤头河里打水仗的他——他，历尽艰辛，真的念过了大学。他，虽然并没有成为科学家，却成长为一名蒙古族干部。

追求——这就是追求！

奋斗——这就是奋斗！

郇胜站在今天望昨天，昨天的风光不堪回首，那是血与火，那是苦与累，那是一个民族的呻吟，一个国家的灾难……